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四十一回 揚州城撫憲銷案 金華府天子救民

卻說劉墉大學士，見運松說有密旨頒來，著他迎接，因此傳令排開香案，自己朝北下跪，恭聽天使大人宣讀。運松即刻面面向北立，手捧詔旨，高聲朗誦道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朕自下游江南，原欲察吏安民，鋤強誅暴，以安良善。偶於上年□月，行至揚州府屬邵伯鎮地方，得悉已故葉洪基之子振聲，因思報仇，橫行倍甚，奸惡異常，膽敢交通山賊，私設稅廠在上官橋，害國殃民。朕因心懷不平，特自親自與他理論，將他稅廠燒燬，後在段運松莊上居住。那賊子聞知，領賊兵數千、教師七名，聲言復仇，將莊上重重圍困。觸怒朕心，目擊凶橫，一時難耐，致此朕與賊戰，眾寡不敵，日清被陷，得段玉衝出圍外。適遇河道陳祥搭救，稟明臬臺鄒文盛，調集四營兵馬一鼓而來，將奸賊盡行剿滅，餘眾投降星散。朕見各營弁兵，俱能勤勞王事，救應朕躬，為此特諭爾軍機處劉墉知悉，諭到之日，即便遵旨。著段運松仍回翰林本任，並行知江南巡撫莊有慕，立將此案查明註銷。並將葉氏家產，查抄充公，以獎勤勞將士。所有此次出力文武各員，俱著加三級，另行升用，以勵兵行，而一收士效。欽此，欽遵。

段天使讀完聖旨，劉墉朝北叩頭，謝過了聖恩，然後立起身來，與段天使見禮罷，一同坐下，說道：「恭喜天使大人奉旨開復原官，可賀可賀，但不知聖駕何時降臨府上，因何生出如此事情？請道其詳。」運松道：「一言難盡，蓋因晚生謫官歸里，設帳餬口，使子姪等負販幫助。葉振聲欲報父仇，獨據一方，謀為不軌，致有設稅廠私抽，刻剝小民。舍姪不服其抽，遭其毒打，適仁聖天子問起情由，……」原原委委，如此這般，從頭至尾面述一番。劉墉聞言道：「怪不得天顏動怒，原來葉振聲如此橫行，所謂有其父，必有其子也。前者他父葉洪基，萬惡不赦，觸怒無顏，幸得聖恩高厚，念彼著有微勞，功臣犯法，只戮其身，而不及妻孥，猶不幸中之大幸也。今振聲不知感激悔過，反欲報仇，真正死有餘辜了。」談罷三人相別各自回衙。

且不言運松回翰林院供職，單言劉墉回到私衙，即刻備下咨文，著值日官速速傳提塘局差官，立刻赴轅領咨文，遞往江南巡撫莊有慕開拆，火速前往，不得延誤，致招罪咎。差官領命，即時帶了夾板咨文，趕緊起身，離了京城，直往江南巡撫部院進發，無敢延誤。不一日，行至江蘇省城，立即入城，前到撫院衙中，將文當堂呈遞。莊撫憲見是夾板文書，大驚。急忙拆開一看，方知其故，原來鄒臬臺業已申詳明白。今日又奉諭旨查辦，務要認真辦理，方無負聖心眷顧也。即著巡捕官傳揚州府上來問話，並傳參游都守、四營將官赴轅聽候，適遇鄒臬臺上街請安、陳河道親到稟事，隨後揚州府四營將官均到，陸續一齊跪下道：「不知大人傳喚卑職有何吩咐？乞示其詳。」莊撫臺道：「貴府葉洪基之子振聲，謀為不軌，業已父子同正典刑，家人共陷法網。今因奉到聖旨，查抄家產充公，賞給兵勇，故特著貴府查明葉氏田地家產，該有若干？列明清單驗看。」揚州府領命，查封葉宅去了。

莊撫臺又對按察道：「貴司調兵救駕，大悅聖心，現奉上諭，鄒文盛著賞加頭品頂戴，在任遇缺即補布政使司布政使；陳祥著補授江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；馮忠著以副將盡先補用，並賞戴花翎；陳標著以參將盡先補用，並賞戴花翎，周江著以游府遇缺即補，並賞戴花翎；李文劄著以都司遇缺即補，並賞戴花翎。其餘隨征兵勇均著有微勞，著每名加思賞給糧餉銀一個月，即在葉氏家產內報銷可也。至於段玉此次拼命向前衝圍取救，大有功勞，惟他自行呈明，不願出任，著加恩賜給五品藍翎，衣頂榮身，以獎其忠勤工事之心。各官領受皇封巨典，隨著莊撫院朝北行禮，望闕叩頭，謝過聖恩，然後備各稟辭回署。莊有慕各事辦妥，即令稟啟房做下文書，復部銷差不提。

且說浙江省金華府有一客商，姓李名慕義，係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氏。因攜資來此金華貿易，歷二□餘年，手上頗有餘資，娶過一妻一妾，生下一子一女。且其人仗義疏財，樂善好施，濟困扶危，憐貧惜老，如有義舉，雖耗破千金，並無吝色，因此士大夫俱重其名，婦人子女皆識其面。其名日噪，其望日隆。忽一日，自思到此貿易多年，雖然各行均能獲利，惟是人生在世，歲月無多，光陰易逝，歲月難留，若不謀些大事業，如何能出色？現有洋商招人承充，不如獨自乾了，或者藉此發積二三□萬，亦可束裝歸里，老隱林泉，以享暮年之福，豈非勝此遠別家鄉，離宗拋祖？況古語有云：「發達不還鄉，有如錦衣夜行。」此言自己身榮，人不能見，真乃警世良言也。斯時李慕義想到高興之處，不覺雄心勃勃，恨不得一刻就成，免被別人兜手，枉費了一片心機。隨即托平日最知己的朋友前往說情，又親自具稟陳說身家清淨，情願充當洋貨商頭。關官准了呈詞，立即飭縣查明稟復，均保家資豐厚，人品忠誠，即刻懸牌出示，准其充作洋商，並諭各行戶，一體遵照辦理。所謂世上無難事，只怕用心人。李慕義日思夜想，左求右托，畢竟被他作成了。今日奉到札諭開辦，自然歡喜異常，□分得意，以為富貴二字，指日可待。當日有姻親戚誼，鄉宦官紳，行商等眾，前來道喜恭賀。正是車馬盈門，李慕義只得擺酒招呼，足足忙了□多天，方才事竣。況洋商係與官商交處，自然是另一番景象，出入威嚴，不能盡述。

誰料李慕義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蹇。自承充洋商之後，各港洋貨一概滯銷，日往月來，只有入口洋貨，並無承辦出口。不上兩年，越積越多，又無價值，左右思維，只得賤價而沽，反缺去本銀數□萬。李慕義見此情形，心中快快不樂，自付現時僅做了兩年，折去數□萬，目下尚可支持，若再做二三年，仍係如此光景，那時恐怕傾家未能償還，豈不反害了自己？思想起來，不禁心寒膽落，悔恨不已。誰是現下雖耗金多，各要設法脫身，方可免了後患。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門子入報：「張員外駕到拜訪。」

李慕義聞言滿心歡喜，連忙迎接入座，相見畢，開言說道：「久別芝顏，時生傾慕，今日甚風吹得文翁光臨也。」張員外答道：「久違塵海，別緒依依，流光易逝，不覺握別尊顏兩載有餘矣。想見臺福祈時增，財源日進，健羨難名。弟入京兩載，今始還里，契闊多疏，特來領教，以慰久別渴懷，並候仁兄近況耳。」李慕義聞言，一聲長歎。張員外反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兄有何事，如此愁顏，乞即明白示知，或可分憂一二也未可料也。」李慕義道：「弟因一時立心太高，欲發大財，是以承充洋商，不料一連兩年，洋貨滯銷，惟有入口，並無辦出。而且兩年之內，積貨太多不能運用，不得已賤價而沽，以致虧折本銀數□萬兩，倘再如此，猶恐傾家難抵，所以愁煩也。」

張員外道：「這事非同小可，若再耽延，恐防遺累不淺，趁勢算清所欠餉項，具呈繳納，然後稟請告退，另招承充，以免拖累，方為上策，千萬早為之。目下雖折耗多金，猶望再展鴻圖，重興駿業，始為妙算也。弟意如此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

李慕義道：「弟方寸已亂，無可為謀，祈兄代弟善籌良策為幸。況弟刻下銀兩未便，焉能清繳餉銀，還求仁兄暫行商借幫助，感恩不盡也。」張員外道：「此事倒易商量，惟是兄既告退洋商，有何事業謀生，倒要算定。因弟有知交陳景升，廣東南海縣人，在此承充鹽商發財，目下欲領總埠承辦所，因獨力難支，故欲覓伴入股同辦，係官紳交處，大有體面商人，似於閣下，甚為相配，較別行生意更勝一倍。弟因分身不開，所以不能合股，故特與你商量，如果合意，待我明日帶同陳景升到來，與你面談，訂明各項章程，明白妥當，兩家允肯，然後合股開辦。若係兄臺資本未便，待我處移轉過去便是，未知尊意如何？還祈早日定奪。」李慕義道：「好極好極，弟一事未成，俱藉貴人指引，此次洋商，幾乎身家不保。幸賴仁兄指點迷途，脫離苦海，自己感領殊多，況復薦拔提攜，代創生財之業，此恩此德，沒齒難忘。而且人非草木，豈有不遵臺命之理？」張員外聞言答道：「好說，我與你知己相交，信義相照，雖云異姓，似若同胞，何必多言說謝也：「總之急緩相通，患難相顧，免被外人笑話就是了。又因見你洋商消折大本，從何處贖回？故此薦你入股鹽商，想你借此再發大財，方酬吾願也。」說完，起身辭別，訂期明日與陳景升前來面聚各情，再作道理。李慕義連聲唯唯，隨即送至門口，一拱而別。

原來那張員外名祿成，係金華府人氏，家財數百萬，向做京幫匯兌銀號生意。與李慕義交處□餘年，成為知己，兩相敬重，並無閒言，正是情同管鮑，如遇急須，借兌無不應手。因有這個緣故，是以情願借銀與李慕義再做鹽商，想他恢復前業，乃是張祿成一片真心扶持於他。

閒話少提，再講張員外次日即與陳景升同到李府相會，敘談些寒暄之事，然後說鹽埠之情，二人談論多時，情投意合，李慕義

即著人備辦酒席，款待張陳二客，三人把杯談心，直飲至日落西山，方才分別。從此日夕往來，商量告退洋商、承受鹽埠各事。李慕義通盤計算，約費銀五萬兩方足支用，隨對張員外說明，每百兩每月行息三毛算，立四揭單，交與李慕義收用。果然財可通神，不上半月，竟將洋關告退，又充當總埠鹽商開辦，暫且擱過慢表。

再言李慕義生有一子一女，子名流芳，居長，年方三七，平日隨父在金華府貿易。其女適司馬瑞龍為妻，亦係武舉人。那流芳正當年富力強，習得一身武藝，適值大科之年，因此別父親回去廣東鄉試，三場考完，那主試見流芳人才出眾，武藝超群，竟然中了第□三名武舉，報到家中，流芳母子大喜，隨即賞了報子，回身並寫家書及報紅，著家人李興立刻趕去浙江金華府報喜。家人領命去了，即有親戚到來賀喜，於是忙忙碌碌，足鬧了□餘天才了了事。忙打算進京會試，並順道到金華府問候父安，隨即約齊妹婿司馬瑞龍一同入京，放下慢提。

回言李慕義陳景升二人同辦總埠，滿望暢銷鹽引，富比陶朱。不想私梟日多，正體銷路反淡，一更不如常，及至年底清算報銷，比減常銷三分之一，僅敷盤費，並無利息羨長，連老本息亦無著落，又要納息，出門一連數載，一年還望一年，依然如此。陳李二人見這情形，料無起色，□分焦急，因此二人商量道：「我等合成數□萬兩銀，承辦總埠，本欲興隆發達，光耀門閥。不想年復一年，仍然折本，即使在家閒居，實很出門以求利息，亦有餘存可積，不致有虧無盈，耗入資本。況埠內經費浩大，所有客息人工，衙規禮節，統計每年需銀數萬，始足敷支，實係銷路平淡，所人不敷所出，反致耗折本銀，如此生意，甚為不值，如俗所云：『貼錢買難受。』不如早罷手，趁此收兵，雖然耗折本銀，不致大傷元氣，倘狐疑不決，尤恐將來受累不淺，你道如何！」陳景升道：「此說甚合理，但我自承商務以來，所遇雖有利之厚薄，未有如此之虧折也，今既如此，必須退手為高。」

於是二人商酌妥當，將總埠內數目，造盤計算明白，約將缺少本銀□萬有餘。現在所存若干，均派清楚，各自回家而去。正值李慕義退股回家，恰遇家人李興前來報喜說：「公子高中鄉科第□三名武舉人。」並將家書呈上，李慕義看到家書，忽然心內一喜一憂，喜的是流芳中了鄉科，光宗耀祖，憂的是所謀不遂，缺耗多金，以致家業零替。且欠張祿成之項，自忖傾家未夠償還，不知何日方能歸款，自問良心片刻不安。心中優喜交集，越想越煩，況李慕義係年屆古稀之人，如何當得許多憂慮，因此憂思過度，不思飲食，竟成了怔驚之症。眠牀不起，日夕盼望流芳，又不見到，思思憶憶，病態越加沉重，只得著家人李興趕緊回粵催促公子，即刻赴浙看視父病，著他切勿延誤耽擱，致誤大事也。李興領命連夜起身望廣東進發，日夜兼程行走，不敢停留，不一日行至廣東省城，連忙進府，呈上家書。並說：「家主抱病在牀，飲食不安，現下□分沉重，特著小的趕急回來報知，並著公子即刻回府相會。」

那時流芳母子看了書信，吃了一大驚，急忙著李興收拾行李，僱了船隻動身，於是流芳與母親妻子三人，趕緊下船開行，前往金華府，以便早日夫妻父子相見，免致兩地懸懸掛望。隨又囑咐船家水手，務須謹慎，早行夜宿，最宜加意提防，小心護衛，他日平安到岸，我多把些酒錢與你就是。船家聞言歡喜，命開船而行。正是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，不一日，船到金華府碼頭停泊，流芳即命李興僱人挑擔行李上岸先行通報，然後流芳與母親妻子，僱好轎馬，一並同行。

且說李興押住行李，先到報信，李慕義聞得舉家俱到，心中大悅，即時病減三分，似覺精神略好，急忙起身，坐在中廳，聽候妻子相會，不一刻，車馬臨門，合家老少俱到。流芳入門，一見父親，即刻跪下稟道：「不孝流芳，久別親顏，有缺晨昏侍奉，致累父親遠念，抱病不安，皆兒之罪也。」李慕義此時，見一家完整，正是久別相逢，悲喜交集，急著兒子起來，說道：「我自聞汝中試武舉，甚是歡悅，惟是所謀不遂，洋鹽兩商，耗去本銀數□萬兩，以致欠下張家銀兩，未足償還，因此心中一喜一憂，焦思成病。自是至今不能痊癒。今日得聞合家前來，完聚骨肉，即時病體若失，胸襟暢然，真乃托天福蔭也。」說完，著家人擺辦酒席，為團圓之會，共慶家庭樂事，歡呼暢飲，直至日落西山方才散席，各歸寢所不提。

且說張祿成員外，自借銀李慕義，分別之後，復行入京，查看銀號數目，不覺有兩年之餘，耽擱已久，又念家鄉生理，不知如何，趁今閒暇，趕緊回鄉清查各行生理數目，並催收各客揭項為要，因此左思右想，片刻難延。即時吩咐僕從，收拾行李，快些回鄉。不分晝夜，務要水陸兼程進發，不消幾日，已至金華地方，連忙捨舟登陸，到各店查問一次，俱有盈餘，□分大喜，大約停留半月，然後回家，諸事停妥，然後出門拜客。先到李慕義府中敘會，李慕義因病了數月，形顏消減，今非昔比。

祿成一見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自別尊顏，瞬已三秋，未曉因何清減若此？懇祈示知。」李慕義答道：「自與仁兄分別，想必財富多增為慰，弟因遭逢不遇，悲喜交集，至染了怔驚之症，數月不得痊癒，飲食少進，以致如斯也。後因日重一日，只得著家人催促妻子前來，以便服侍，及至家人齊集，骨肉團圓，心胸歡暢，登時病減三分，精神略好。誰是思及所欠仁兄之項，殊覺難安。」祿成道：「兄既抱病在身，理宜靜養為是，何必多思多想，以損元神，這是死之不察致惹採薪之憂。今既漸獲清安，務宜慎加衣食，以固元氣，是養生之上策也。但仁兄借弟之款，已經數載有餘，本利未蒙清算。緣刻下弟有緊需，故特到來，與兄商酌，欲求早日清償，俾得應支為幸。」李慕義聞說，心中苦切，默默無言。祿成見此情形，暗自忖度，以為銀數過多，若要他們一次清還，未免過於辛苦，莫非因此而生吝心。我不若寬他限期，著他三次攤還，似乎易於為力。不差不差，就是這個主意，方能兩全其美。隨又再問道：「李兄何以並無一言？但弟並非催討過甚，實因匯兌緊要，不得已到此籌劃，如果急切不能全數歸款，亦無妨對我直陳，何以默默無言，於理似有未妥，反致令人疑惑也。況我與你，相信以心，故能借此巨款，而且數年來，並沒片言隻字提及，今實因京邦被人拖欠之項甚多，以至如此之緊也。」

李慕義聞言，即時面上發赤，甚不自安，連忙答道：「張兄所言甚是有理，但弟並非存心貪吝，故意推搪不欲償還，實因洋商缺本，鹽商不能羨長，又耗血本，兩行生理，共計五年內破費家財幾□萬，故迄今仍未歸還。況值吾兄緊用之際，又不能刻意應酬，極似忘恩負義，失信無情，問心自愧，汗顏無地矣。殊不知刻下雖欲歸款，奈因措辦不來，正是有心無力，亦屬枉然。惟求再展限期，待弟旋鄉，變賣產業，然後回來歸款，最久不過延遲半載，斷無延誤不還之理，希為見原，幸甚幸甚。」張員外聽了這番言語如此圓轉，心中頗安，復又說道：「李兄既然如此，我這裡寬限你分三次償還罷。」李慕義道：「如此亦足感高情矣。」二人訂定日期，張員外即時告別。李慕義入內對妻子告知「張祿成大義疏財，胸襟廣闊，真堪稱為知己也。我今允許變產償還，他即於欣萬悅而去。現在我因精神尚未復完，欲待遲一兩個月，身體略強壯，立即回廣東去，將田舍產業變賣清楚，回來歸還此款，收回揭單，免累兒孫，方酬吾願也。」流芳道：「父親此言，甚是正理，本應早日還清，方免外人談論，奈因立刻揭籌不足，只得好言推過耳。至於傾家還債，乃是大丈夫所樂為，即使因此致窮，亦令人敬信也。」夫妻父子直談至夜靜更深，方始歸寢。

一宿晚景不提，到了次日，流芳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用過早膳，暗自將家產田捨物業等，通眼計算，似乎僅存花銀三□餘萬，少欠□餘萬方可清還，流芳心中□分焦躁，不敢令父親知道，致他憂慮，反生病端。只得用言安慰父親，並請安心調養元神，等精神稍微好些，再行回去籌措就是了。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片刻之間，已經兩月，李慕義身體壯健如常，惟恐張祿成復來追取，急急著家人收拾行李，催船回鄉而去不提。

回言張祿成期限已到，尚未見李慕義還銀音信，只得復到李府追討，流芳聞說，急忙接見，敘禮畢，分賓主坐下，說起情由：「前者今尊翁，曾經當面訂准日期情款，何以許久並無音訊，殊不可解也。況今尊與我，相處已久，平日守信重義，諒無如此糊塗，我是信得他過，或是有別的原故，亦未可知也。」流芳對道：「父親回廣將近半載，並未寄信回來，不知何故，莫非路上經涉風霜，回家復病，抑或變賣各產業，未能即時交易，所以延擱日期，亦未可料也。仍求世伯兄諒，再寬限期，領惠殊多。」祿成道：「我因□分緊急，故特到來催取，恐難再延時日。今既世兄開口討情，我再寬一月之期，以盡相好之義，務望臨期趕緊歸款，萬勿再延，是所厚望，倘此次仍就延誤，下次恐難容情，總祈留意，俾得兩存其美也。」說完告別而去，流芳急忙入內，對母親說知祿成到來催取銀兩，如此這般說法，孩兒只得求他，再為寬限之期，即行清款，若逢期乏銀償還，恐他不能容情，反面生端，又怕一番焦累，如何是好。其母道：「吾兒不用擔憂，凡事順時應天，禍福隨天所降，何用隱憂。倘他恃勢欺欺，或者幸遇貴人相

救，亦未可知。」流芳只得遵母教訓，安心聽候而已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忽已到期，又怕祿成再到，無可如何，□分煩悶，只得與母親商量道：「目下若再遇他來催銀，待孩兒暫時躲避，母親親自出堂相會，好言推卻，復求寬限，或者得他原情允肯，亦可暫解目前之急，以候父親音訊，豈不甚妙，你道如何？」其母道：「今日既係無可為計，不得已依此而行，看他如何回答，再作道理。」流芳見母親一口依從，心中歡喜不盡，即時拜辭母親，並囑咐妻妹一番，著其小心照顧侍奉高堂，照應家務：「我今暫去陳景升莊上躲避數天，打聽祿成這聲氣，便即回來，無用掛心。」再三叮囑而去。我且不表。

再說張祿成，看看銀期又到，仍未見李慕義父子之面，心中已自帶怒三分，及候至過限數天，連影兒也不見一個。登時怒從心發，暴跳如雷，連聲大罵李慕義父子背義忘恩，寡情失信，況我推心置腹，仗義疏財，扶持於他，竟然三番五次，甜言推搪，當我係小孩子一般作弄，即使木偶泥人，亦難啞忍，叫我如何不氣？李慕義你既存心不仁不義，難怪我反面無情，待我親自再走一遭，看他們如何應我？然後設法報置於他，方顯我張祿成手段，若係任他左支右吾。百般推搪，一味遷延歲月，不知何時始能歸還，豈非反害了自己？這正如俗語所云：「順情終害己，相信反求人。」真乃金石之言，誠非虛語也。隨著家人備轎侍候，往李府而來，及至將近到門，家人把名帖投下。門子接帖，即忙傳遞入內，稟知主母，李安人傳語請見，門子領命，來至門前，躬身說道：「家主母有請張爺相會，請進。」祿成聞說家主二字，心中暗自歡喜，以為李慕義一定回來，此銀必然有些著落，急忙下轎，步入中堂，並不見李慕義來迎，只有家人讓其上坐，奉上香茶。祿成狐疑，帶怒問道：「緣何你主人不來相見，卻著你在此招呼，甚非待客之禮。」家人稟道：「小的主人尚未回來，月前小的少主，親自回粵催促主人，至今未接回信，方才小的所言，家主母請會，想必張老爺匆忙之間，聽語未真耳。」二人言談未了，忽報李安人出堂相見。張祿成此際，只得離座站立等候，只見丫鬟婢僕，簇擁著李安人緩步行來。

祿成連忙行禮道：「嫂嫂有禮了。」那李安人不慌不忙，從容還禮讓坐，然後說些寒暄客套。久別言詞，談了好一會，家人復獻上香茶，二人茶果，祿成開言問道：「前者慕兄所借本錢數□萬兩，至今閱數月之久，本利未蒙歸趙。數月之前，余因小店虧空緊支，只得到來索討，嗣因慕兄婉言推搪，許我變產清還，只得等候數月，誰想到期，全無音信，及再來詢問，得會世兄之面，據云尊夫返粵，並無回音，不知作何究竟也？又因世兄求我延期，不得已再為展延，迨今復已月餘，仍未有實信來。原此借項。實因慕兄承辦洋商二年，欠款太多，不能告退，恐他再延歲月，破耗更多，一時動了惻隱之心，起了扶持之念，特與他繳清官項，告退洋商，更代他謀充總埠承辦，實望他借風使帆，厚獲資財，大興家業，以盡我二人交情耳。不料三推四搪，絕無信義，即使木偶泥人，亦應驚駭發怒，況我有言在前，此項為數甚巨，若一次不能清款，可分三次還清，似我這般容情，還有什麼不是？請嫂嫂將此情理付度一番，便知孰短孰長也。」

李安人道：「怎是丈夫失信難為叔叔，但我丈夫平日最重信義，決無利己損人。所因兩次承商，虧折過多，難以填補，即將此處生意估計，僅有五萬之數，家中田園鋪戶，核算所值約二□餘萬之間，兩處歸理僅足三□萬，仍未夠還叔叔之款。以我付度，或者丈夫因此耽擱時日，欲在各處張羅揭借，或向諸友親眷籌劃，必欲湊足叔叔之項，始回來歸款，以存信義，這是丈夫心意，所以許久尚無實音，蓋緣籌措銀兩未足之故，實非有心匿避，致冒不潔爽信之名，受人指摘，諒他斷斷不為也。況承叔叔一團美意，格外栽培，豈敢忘恩負義，惟是耽誤叔叔，自問亦覺難安，總是非有心推搪，故意遲延，實因力有未逮也，且請叔叔寬心，自然有日清還。無庸掛懷也！」祿成聞此無氣力之言，又無定期，不知何時方能歸款，不覺勃然生怒道：「我不管你們有心無心，以今日情形而論，極似存心圖賴，果能趕緊清還，方肯乾休，若再遷延，我就要稟官追討，將你們家業填還，如有不足之處，更要把婦人女子，婢僕等輩，折還抵賬，你需早早設法了事，才得兩全其美，若待至官差到門，反討那些羞辱，斯時悔之晚矣。」說完悻悻而去。

李安人聽到此言，心中傷感，自怨夫君差錯，不肯預早分還，況且數□萬之多，非同小可，叫我如何作主籌還。急著家人往陳景升莊上，叫公子回來，商量要事。

家人連忙前去，到了陳府，家人入內，說：「奉主母之命，特來相請。」流芳聞言，即與陳景升分別回家，李安人見兒子回家，放聲大哭，流芳不知其故，急忙問道：「母親所為何事，如此悲傷，請道其詳。」其母道：「我兒哪裡得知，因張祿成到來追賬，說你父親忘恩負義，立意匿避圖賴。他今決意稟官追討，更要將你妻妹抵賬。我想他係本地一個員外，交官交宦，有財有勢，況係銀主，道理又長，如何敵得過他，那時官差一到，弄得家離人散，如何是好？因此悲傷耳。」流芳用言安慰母親一番，復回頭勸妻妹小心服侍母親：「凡事有我當頭調停，斷不致有累及家門之理，你等只管安心。」說完，獨自走往書房。那流芳先時當著母親妻妹面前，只得將言安慰，其實他聽了這些言語，自己慌張無主，甚不放心，況且公賬向例官四民六，乃係衙門舊規，若遇貪官污吏，一定嚴行勒追，這可如何是好？因此左思右想，弄得流芳日不思食，夜不成眠，時時長嗟短歎，切切悲啼，暫且擱過不表，後文自有交待。

回書再講仁聖天子，與周日清自從揚州與各官員分別，四處遊行，遇有名山勝跡，無不登臨俯覽，因此江南地方山川形勝，被他們遊覽殆遍。偶然一日，行至海旁，仁聖天子叫日清備船，從水路順流遊玩，果然南船快捷，□分穩當，如履平地一般。又見海上繁華喧鬧，心中大喜，吩咐周日清道：「你可著船家預備酒菜點心，以便不時取用。」日清聞言，忙問船主，那船主急急來到中艙，低聲問道：「不知二位老爺喚喚，有何吩咐？」仁聖天子問道：「這條水道，是通往哪府地方？」船家對道：「過了此重大海，就像金華府城，未知老爺欲往何處？」仁聖天子道：「我等正是要到金華府城，但不知要幾天才能到得？」船主道：「以順風而論，不消二日，即到金華府城。若不遇順風，亦不過三天而已。」斯時仁聖天子聞言，□分歡喜，即著船家快些備辦酒筵，預備取用，船家即領命而去。天子與日清二人，日夕清閒，或是飲酒玩景，或則敘談往事，於是覓灣夜泊，不覺船到了金華府碼頭。船家既泊停當，請二位上岸遊行。仁聖天子即著日清，把數日內之船費交他，然後起岸。

那時正值黃昏時候，日清忙向契父說道：「日將西沉，不如趁早趕入城中尋寓，歇宿一宵，明日再往各處遊玩，未知契父尊意如何？」仁聖天子道：「甚是有理。」於是二人即行趕入城中，經過縣前直街而行，抬頭看見連升旅館，招牌寫著接寓往來客商，此寓是李慕義家間壁，二人忙步入門。館人一見慌忙接入堂中，敘禮坐下，問曰：「二位客官，高姓大名，盛鄉何省？」仁聖天子答道：「某姓高名天賜，此是周日清，係北京直隸順天人氏。因慕貴省繁華，人物富庶，特來遊覽，欲找潔淨房間一處，暫寓數天，未知可有房間？總以幽靜為佳，不拘大小。」館人道：「有，有！」隨即帶往靠南一間房子，果然□分幽靜。原來這邊僅有這所房間，不與外面左右相連，隔絕人聲嘈雜，可云寂靜。仁聖天子又見地方寬大，擺設精緻，心中大喜，隨即命館人備辦二人酒飯，有甚珍饈異味、佳餚美酒，盡管搬上來。館人答道：「曉得。」即時喚喚小二上來，侍候二位老爺晚膳，回頭又對仁聖天子：「老爺有甚取用，一呼即來。」語罷，告辭而去。即有小二到來服侍，送上香茶。二人茶罷，仁聖天子對日清道：「這所房子，正合朕意，朕欲多住些時，以便遊玩各處名山勝跡。」日清對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」正在談談笑笑，忽見酒保搬上酒肴來，說不盡熊膽鹿肉，禽美魚鮮。二人入席，開懷暢飲，咀嚼再三，細辨其味，果然配置得法，調和合度。於是手不釋盞，直飲至月色東升，方才用飯，日清自覺醅醑大醉，靠几而睡。小二等將杯盤收拾，送上香茶，諸事停當，恭請道：「高老爺路上辛苦，莫若早點安歇吧。」天子道：「曉得，你們有事只管自便，毋庸在此等候也。」小二領命告退。

且說仁聖天子，見日清沉沉大醉，獨坐無聊，寢難成寐，因此拾上一本書，在燈下展開，恰好看到入神，忽聞嗟歎之聲□分苦切。不知聲自何來，急忙放下書本，側耳細聽，方知出自隔鄰，聽他何故悲傷，奈聞言不甚明白，又聽更樓才打二更，尚未夜深，趁早往隔鄰一坐，便知詳細了。於是出堂而去，館人道：「高老爺如此深夜，慾望哪裡去？」仁聖天子道：「非為別事，欲到隔鄰人家一坐就回。」館人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仁聖天子隨即往李家叩門，門子接入問道：「不知尊駕到來，有何事故？」答道：

「有要事特來探望你家主兒」門子急忙引入到書房，與流芳相見。流芳問道：「何人？」天子答道：「我也，因在隔鄰，聞仁臺嗟怨悲歎，寢寐不安，特來安慰。」流芳道：「足領高情，請問客官高姓大名？」仁聖天子道：「我姓高名天賜，係北京大學士劉墉門下幫助軍機，未知仁臺高姓大名，貴鄉何處？」

流芳答道：「吾乃廣東番禺縣人氏，姓李名流芳，新科第□三名武舉人。父名李慕義，在此處貿易發財，已歷三□二年，無人不知其名。」仁聖天子道：「仁臺既中武舉，令尊貿易多金，正是財貴臨門，歡喜重重，何反悲傷嗟怨？」流芳道：「客官有所不知，事因前數年，家父承辦洋商，因此借過張祿成花銀五□萬兩，不料命運不濟，所謀不遂，辦了數年，反缺大本，是以至今無銀還他。數月前家父允他回粵變產清還，他亦原情寬限，誰是傾家未足欠數，所以至今仍未回來。張祿成屢次來催，限吾分三次清償。昨日又再來討催，因母親出堂相見，婉言推搪，求再延期，他因此反面，說我父親忘恩失信，立意圖賴，不然何以有許多推搪？他決意將揭單據稟到金華府，求官出差追討，若有不足，更要將我妻妹抵賬，叫我哪裡得不苦切悲傷？」仁聖天子道：「有這等事嗎？欠債還本，應當道理，惟是欠賬要人妻妹，難道官員不理，任他妄為？」流芳道：「民間告賬，官四民六，此係定規，奸官哪有不追？若是祿成起初肯減低成數，亦可將就清還，無奈他要收足本利，就是傾家變業，未足填償，故延至今時，致有這番焦累呢。」仁聖天子道：「不妨，你不用傷感，待吾借五□萬與你，還他就是。但你們果有親眷在此否？」流芳道：「只有對手伙伴陳景升，家財約有三五萬；並無別的親眷在此。」在聖天子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先與陳景升借銀一萬五千，作為清息，其餘本銀五□萬，待高某與你還他，我明日同你往陳景升家說明，看其允否？再與你往金華府取回揭單註銷，以了此事，仁臺便可入京會試。」流芳聞言，心中大喜，急忙呼喚家人，快備酒筵，款待高老爺。正是：

承恩深似海，載德重如山。

須臾，家人擺上酒筵，二人入席暢飲，成為知己，你酬我勸，各盡賓主之情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